

世界亡國痛史



上海時代書局發行

FUDA

教員
專用

民國二十年十月出版

世界亡國痛史

全 一 冊

◀ 定價大洋三角 ▶

不 准
翻 印

編著者 朱 大 公

校訂者 周 樂 山

印刷者 時 化 書 局

發行者 時 化 書 局

總發行所 時 化 書 局

上海小東門內丹
鳳路東興里二號

代 售 處 各 大 書 坊

世界亡國痛史

常熟朱大公編

朝鮮滅亡痛史

日本的殘酷手段，真是殺人不眨眼。他把朝鮮滅亡的時候，種種情形，很可使我國的國民作爲殷鑑。當中日戰罷，日本就陽爲朝鮮獨立，脫離中國。臨末又變做了日本的保護國，自日俄開戰，日本的駐韓公使林權助，同那朝鮮的總理大臣李址鎔，締結日韓議定書，再簽訂日韓協約，於是朝鮮沉淪地獄，永無翻身。一九〇五年，（清光緒三十一年）八月一二日。日英同盟的新協約，與同年九月五日。日俄波子瑪斯的媾和新協約，同規定日本對於朝鮮有軍事，政事，經濟，的卓絕利益。又承認日本對於朝鮮有指導監督的必要處分權利。於是日本歷年併吞朝鮮的野心，纔告成功，乘機就實行其監督保護權。派伊藤博文於同年十一月九日到朝鮮，與駐韓公使林權助，商議對付朝鮮的政策，就同朝鮮的外務大臣朴齊純幾次的協議，在十一月十七日，締結日韓的新協約。原文如左。

一 今後韓國對於外國之關係事務，由日本外務省監理指導，在外國之韓國居民及利益，由日本派出領事保護之。

二 日本政府代行韓國現在與他國所有諸條約，自後韓國政府不經日本政府之手，不得與他國訂何等國際條約與契約。

三 日本政府置統監一員於韓國京城，專管理外交事務，有親謁韓國皇帝陛下權利。又日本政府於韓國開港場，與日本政府所認必要地方，得置理事官，執行從來日本領事之職務，悉受統監指揮。

四 日韓兩國間，現存諸條約及契約，限於與本條約不相抵觸者，繼續有效力。

五 日本政府確保韓國皇室之安甯與其尊嚴。

日本依條約的權利，廢置朝鮮京城的日本公使館，新設統監府。即公佈統監府理事廳的官制，該官制的規定，有『統監除管理韓國外交事務外，得干涉韓國之一切施政。又得命駐韓司令官，使用兵力，理事官除執行從來之領事職務外，得干涉韓國各地方之一切施政。又得命駐在該地司令官，使用兵力。』日本即以一統監府

與數理事廳。制全朝鮮的政治生命，該官制公佈的以後。日本即任樞密院議長伊藤博文爲朝鮮統監。又在京城，仁川，釜山，元山，鎮南浦，交結，馬山，及其他重要的地方，各設理事廳，伊藤博文在明年（明治三十九年）三月到韓京，就任統監，依條約上的明文，統監僅得管理外交上的事務，但伊藤博文到任以後，凡朝鮮的一切政治，無不干涉，朝鮮皇帝狠爲恨怒，國內的一班愛國志士，憤日本的攫奪國權，結黨欲國恢復，那日本的陸軍大將長谷川好道，把重兵駐紮在京城，搜查嚴密，凡結黨集會，一切都禁止，激昂的愛國新聞，也停止發刊。一般的愛國志士，一無所措，明年六月。朝鮮皇帝密遣李俊，李相富，李鍾璋，等三人。到海牙和平會議。訴日本的暴虐強橫，求各國主張公道，以脫離日本保護的關係，爲海牙和平會議所拒，（日英同盟的新協約與波子瑪斯的媾和條約皆經各國承認故遭拒絕）噫！自己喪失國權，受他人的蹂躪，而請求各國來主張公道，這真是與虎謀皮。朝鮮就是一個殷鑑。於是日本政府，以朝鮮違反條約，侮辱日本爲藉口。七月。日本的外務大臣林董，親到朝鮮。同統監協商對付朝鮮的善後問題，伊藤博文就大爲秘

密運動，結果統監不發一聲，由朝鮮的賣國大臣李完用，宋秉峻，與朝鮮政黨一連會等。以保護朝鮮的社稷爲詞，勸皇帝讓位於太子，以消弭日本政府的憤怒。朝鮮皇帝李熙迫不得已，就引責自退，讓國位於太子李坫做皇帝。那伊藤博文更乘機迫逼朝鮮的賣國大臣李完用。締結日韓新協約，更擴張保護權的範圍。在明治四〇年七月四日，簽訂日韓新協約。其全文各左。

- 一 韓國政府關於施政之改良，受統監之指導。
- 二 韓國政府制定法令與重要行政處分，須豫經統監之承認。
- 三 韓國之司法事務，須與普通行政區別之。
- 四 韓國高等官吏之黜陟，以流監之同意行之。
- 五 韓國政府依統監推薦之日本人，任命爲韓國官吏。
- 六 韓國政府無統監之同意，不得僱聘外國人。
- 七 明治三十七年八月二十二日之日韓協約第一條廢止之。

此協約締結以後，伊藤博文即執行協約第一條的權利，除留朝鮮皇帝的宮中侍

衛兵一大隊以外，全行將朝鮮的軍隊解散，把日本的軍隊庖代。八月，舉行新皇帝李圻的卽位式。九月，日本政府統監下，再置副統監，派曾彌荒助就任。十月，日本的皇帝太子到朝鮮，表示與韓皇親善，明年，朝鮮的新皇帝，遣皇太子英親王到日本遊學，拜伊藤博文爲太傅。邇後伊藤博文專用陰謀的壞柔手段，好使那朝鮮的民衆，不起反動。然而山縣的樞密院長，與桂總理大臣，皆欲同伊藤博文協議朝鮮的最後處分。因更換統監。明治四二年六月，伊藤博文辭統監的職務，卽行歸國。派副統監曾彌荒助繼任，在七月一二日，與朝鮮的賣國大臣李完用，締結司法權與監獄事務條約，其文如下。

一 韓國之司法及監獄事務，未完善以前，韓國政府將司法權及監獄事務，委託於日本政府。

二 日本政府以有一定資格之日本人，及韓國人，任爲在韓國之日本裁判所與監獄之官吏。

三 在韓國之日本裁判所，對於協約法令規定外之韓國臣民，適用韓國法規。

四 韓國地方官廳與公吏，各隨其職務，對於司法監獄事務，受日本該官廳之指揮命令，爲其補助。

五 韓國司法經費，與關於監獄之一切經費，由日本政府負擔。

於是朝鮮所有的政治機關，完全委諸日本政府。僅留形式上的韓國名辭。日本的朝野，大唱日韓合邦的高調。同年十月，伊藤博文借名漫遊滿洲，實在帶着使命，與哈爾濱的俄羅斯大臣哥烏左福，密商朝鮮和滿洲事件，本月二六日，伊藤博文在哈爾濱車站，被朝鮮的志士安重根以手槍刺死。日本政府得悉上項情形，就大爲驚譁。朝鮮政府也震駭異常，幾次遣使到日本，向他們謝罪。於是日本政府合併朝鮮的運動，很爲熱烈。同年一二月，朝鮮的賣國政黨一進會，突然的向統監與朝鮮皇帝，提出日本朝鮮合邦的動議，這一進會的裏面，很多潛伏日本政府有關係的日本策士，奉日本政府的密旨，利用一進會的會長李容九等，陰陽左右，其中借一進會的手，以成合邦的事，李容九等，被其通動，誓不達賣國目的不止。先是伊藤博文辭掉統監歸國的時候，日本政府就定合併朝鮮的計劃，然波子瑪斯會議錄中，

日本政府對於俄羅斯尙認朝鮮有自主權，所以不能決然的實行。況且合併朝鮮的影響，與俄羅斯有直接的利害關係，不與俄羅斯交換利益，得他們的承認，很難直情徑行。當伊藤博文到哈爾濱的時候，就帶這秘密使命，將與俄羅斯協商一切，不料被安重根所刺，致使命不全。後二月，美利堅爲滿洲鐵道事，中立提議，遂促成日本與俄羅斯接近的機會。明年七月四日，發表日本與俄羅斯的新協約，這時候統監曾彌荒助適因病辭職。日本皇帝遂親任陸軍大臣寺內正毅爲統監。準備執行前議，又恐朝鮮的民衆反抗。在新統監未赴任的以前，命在朝鮮的參與官石塚，代理統監職務。與朝鮮政府交涉，將朝鮮的警察權。委給日本。七月一日，日本政府命憲兵司令官陸軍少將明石元治郎，爲朝鮮的警務總長，即以二萬憲兵警察，遍配朝鮮的各樞要都市，部署定妥的以後。統監寺內正毅在七月二三日到朝鮮，八月一六日，親向朝鮮的賣國大臣李完用，表示日本政府的意見，提出合併朝鮮的議案。那李完用原是狠善於逢迎伊藤博文與曾彌荒助的意旨，又能操縱朝鮮上下的民衆，日本政府利用這弱點，便和他秘密商議，又允許他高位厚祿，使他志得意滿，甘心做日本

政府的走狗，冀收合邦政策的功勞。李完用接得寺內正毅的合併案後，卽上奏朝鮮皇帝。一七日，朝鮮政府開內閣會議，衆人意見紛歧，不能一致，李完用，金允植，尹德榮，等：竭力的主張合併，後來與統監幾次會合，朝鮮的當局者，完全不敢有什麼異議，二〇日，寺內正毅發電報告本國政府，日本政府接得寺內正毅的電報，卽開樞密院會議裁決。同時李完用以合併條約案。奏請朝鮮皇帝，說明合併的不得已，朝鮮皇帝無可如何，只得痛哭揮淚，准李完用的賣國條約案。二二日，寺內正毅與李完用締結合併朝鮮條約，其文如下。

一 韓國皇帝陛下，將韓國全部之統治權，完全永久讓與日本國皇帝陛下。

二 日本國皇帝陛下，承受前條所記之讓與，且全然承認合併韓國於日本帝國。

三 日本國皇帝陛下，對於韓國皇帝陛下，大皇帝陛下，皇太子殿下，并其后妃，及後裔。使各稱其位置，享有相當之尊稱威嚴及名譽，約供給充裕之歲費。

四 日本國皇帝陛下，對於前條以外之韓國皇族，及其後裔，使各享有相當之名

譽及其待遇。且爲維持之故。約給與相當之資金。

五 日本國皇帝陛下，對於有功勳之韓人，應與相當之表彰者，授榮爵且給恩金。
六 日本國政府，以合併之結果，全然擔任韓國之施政，對於遵守法規之韓國人，身體財產，與以十分之保護，且圖增進其福利。

七 日本國政府，對於誠意忠實尊重新制度之韓人，且有相當之資格者，依事情登用爲韓國之帝國官吏。

八 本條約已經日本國皇帝陛下，及韓國皇帝陛下之批准，自公布之日施行。

這以上的亡國條約，在八月二二日簽訂。至同月二九日發表。朝鮮領土，遂變爲日本領土，吁！數千年的韓國，斷送在一班賣國大臣李完用等。日本政府，即發表關係這條約的各種新法規。對於朝鮮皇室的處置，便冊封韓國皇帝李垆，爲昌德宮李王。妃爲王妃。皇太子及將來的世嗣，爲王世子。妃爲王世子妃，大皇帝李熙，爲德壽宮李大王。妃爲大王妃，再李王的懿親，李垞，李熹，等爲公。妃爲公妃。皆待以皇族的禮節。與殿下之稱號。對於朝鮮的民衆，概行大赦，免積年的逋

欠，並減本年租稅。廢韓國國號，改稱朝鮮。廢去統監，另設總督。使統率海陸軍，管轄一切的政務。又向與朝鮮有最惠國待遇的中，英，美，法，俄，伊，丁，德，比，澳，列國。爲左的宣言。

一 韓國與列國之各約；自今廢棄以後，適用日本國與列國之現行條約，現在留朝鮮之諸外國人，從來享有領事裁判權，歸於消滅，自後立於日本國法權之下，受居留日本內地同一之權利。

二 日本政府與從前條約無關係，今後十年間，對於自朝鮮輸出外國，又自外國輸入朝鮮之貨物，及出入朝鮮開埠場之外國船舶，課現在同率之出入稅與噸數。

列國接到這宣言以後，沒有一國聲明異議，就是朝鮮民間，因日本政府到處配布軍隊憲兵及警察的緣故，也沒有一處得起反抗，倘有慷慨悲憤的新聞，就遭封禁。脆蒲弱柳般的朝鮮國民，受這酷日嚴霜的處置。爲何有偉大熱烈的運動。就是指天畫地，愁跳狂擲的氣象，沒有幾時，也完全的消滅，實不啻滅亡他人的國家在

夢寐中呢。其中最爲失望者，就是一進會黨徒，和他的會長李容九，先是日本政府同朝鮮政府締結保護協約，日韓合邦的大運動，及大皇帝讓位的時候，間接直接，統統利用一進會，幾乎沒有一樁事沒有關係，及實行合併的時候，就不使他們有關。那賣國求榮的李容九，不能得合併的寸功。不得已就稱病避養介川，及合併政策成功以後，寺內正毅即以一進會的目的已達，自後諸會，便無須存立，命令一進會首先解散，以爲其他各黨的表率，起初日本政府的對韓政策，慣用裏應外合的方略，當中日戰爭以前，東學黨起亂，日本政府密派策士軍人，如天佑俠團等，助東學黨作亂，冀開中日戰爭的局面，卒完全達到目的，那朝鮮忽然突增俄羅斯的勢力，天佑俠的餘黨，奉日本政府的密旨，與朝鮮的日本黨大相結託，清光緒二二年，閔妃被害的事，實出此黨的所爲。及伊藤博文任統監朝鮮時，就利用此等黨徒，做暗中的援應，海牙密使的事件，統監不發一聲，讓李完用等，力勸朝鮮皇帝退位，又一進會與伊藤博文結合李容九，結死力爲合邦運動，實由日本策士在裏面做種種的運動。這是日本政府，滅人國家的新法。自是韓皇被日本冊封稱昌德宮李

王。這韓國僅留歷史上的名詞，雖有安重根的俠烈，這奈李完用李容九等一班賣國賊呢。

安南滅亡痛史

安南在漢唐以前，本交趾的一部，與林邑占城，同為榛莽未開化民族。到漢朝馬伏波的時候，漸成一種小小部落，治宋以後，交趾的英雄丁璫及李公蘊等繼起，筆路藍縷，開拓漸大。己全有珠崖，象郡，文郎，越裳，等各部。統成一國。到元朝時候。有安南人傑陳國峻及陳光啓等，與韃人戰爭，殺元朝的大將暖都，俘虜元朝的太子烏馬兒。這時安南的民衆，事事求進步，個個想富強，又戰勝明兵，收占城國一半以上，併林邑全境，以前阮光中君，極為雄武，攻取暹羅，殺退洋鑑，英威偉烈，很足以使人人的欽仰。到今朝阮氏建國，起初人人狠能進步，遂全有占城，又得西貢的地方，西北極哀牢鎮甯樂九，南極崑崙島，北夾兩廣雲南，為一完全的越南國。這時候的越南國，比漢唐以前的交趾部，有五六倍大，若越南的君臣，常思進步，務益民智，則炎炎赫赫，光燄亘天，為世界列強的一。噫！那時的安南

君臣，自顧已滿，文恬武嬉，日甚一日，政事的腐敗，和明清一般，孟子說『國必自伐，然後人伐之』，這句話很可作亡國的殷鑒，於是數萬洋里以外的法蘭西，遣教徒到西貢及河仙等地方，講道傳教，時在嘉隆初年，法蘭西政府，已有覬覦安南的志念，因見越南君臣輯睦，政治昌明，國中的虛實未曾洞悉，所以不敢發作。待到嗣德初年的時候，安南的政治，大非昔比，民權日削，公論不張，曉得安南到了垂亡的時候。就派教徒，向越南政府陳乞通商，又在西貢地方大集商船，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，將兵船潛入沱瀾，沱瀾爲越南扼要海口，攻擊不易，法蘭西雖有三年的攻取，卒未佔領，若安南在這時候，鑑外侮日逼，勵精圖治，作未雨綢繆之計，暹羅可爲。那越南執政諸君，大家都是『朦朧雙睡眠，痠痺一病軀。』咳！果然負且乘，致寇至，當嗣德十五年，法蘭西政府，以厚兵重集西貢，要挾越南政府講盟，越南皇帝派潘清簡及林維義爲欽差大臣，奉着國章，到西貢與法蘭西人會。法蘭西人以兵劫盟，迫記盟詞，這詞曰：『越南國君臣，順情願大法國保護，乞以六省爲讓地。』并押國章，再另訂約章云。『越南國既願大法國保護更不得與

其他外國交涉。』這是法蘭西人初次取安南的第一步，當時安南有三十省全轄未動，兵財充足。苟奉命講和的欽差大臣，有膽略，有機智，但依通商講道的前約，謬謬與爭，亦未必權利盡失，最可恨當時的議和大臣，狼心狗肺，一見法蘭西人，便戰戰兢兢，俯首聽命。不惜把祖國的六省版圖，雙手獻奉，千載以下，甘受賣國的惡名，這嘉定，邊和，寶祥，永隆，安江，及河仙，的六省。人民勁悍，財粟豐饒，是越南國的天府，法蘭西人經營這地方，已有四五十年的長久，到這時候，始出狠毒的手段，謀取越南全境。在嗣德三十五年的時間，法蘭西人以兵取東京的河內城，守城臣黃耀殉難死。法蘭西政府既派兵襲取東京，越南國的軍務大臣，阮知方起義兵，與法蘭西兵抗，未幾亦殉節死，南北兩圻既陷，法蘭西政府以重兵壓京城，逼越南政府訂立新約，殿前上將軍阮福說，素主戰，聞法蘭西政府這般威逼，狠爲憤怒，遂乘夜進兵，將破他們的巢穴，一鼓殲滅，那知他們早有準備，縱兵大戰，到天明，都城已陷，將軍遂扶駕駐甘露，法蘭西兵追趕不及，就把將軍的老父，流在荒島，以八十多歲的老翁，神志昏眊，幾乎不知塵世間的一切事務，再

加以罪名，置在絕地，使他的風燭殘年，和魑魅瘴毒抗戰，如這般的株連刑名，固文明國所有麼？

甲申建福元年，法蘭西兵入順京，海口，劫越南的清國封王璽章，繳還清朝。清國以越南的讓渡法蘭西實在是年，噫！數千百年受封的榮耀，不足以償一朝還璽的恥辱。乙酉年，法蘭西兵攻京城，咸宜帝奔乂安省。下詔四方勤王，當時輔政大臣阮福說。到廣東，求粵督奏達清庭，乞援師旅，法蘭西政府得悉，就連忙向清庭阻止。清國政府憚法蘭西的暴橫，遂安置越南的人民有韶州，法蘭西兵既得乂安，就肆行大掠，奢咸帝徙於巴黎。後咸宜帝有歸國的志謀，所以再徙於南斐州的阿爾熱城禁止越南人的往來，斷絕音問，越南的地勢，狠爲險要，兵卒勁捷善戰，法蘭西人狠非容易可取，緣嗣德的時候，有姦臣陳踐誠及阮文祥等，俱是虎狼面目，狐獐肝腸，阮文祥比陳踐誠更加的不堪，善於逢迎掩飾，深得主上的歡心，常常懷着篡奪的志念，因國政內腐，強鄰外窺，曉得法蘭西的勢力強盛，遂借外交手段，挾制政府，并以重賄結納法蘭西人，約爲法蘭西人的奧援，阮任機密阮大臣的時